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五

小嬾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柳夫人小傳

徐芳仲光

柳夫人字某。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藝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烟。以一廁掃眉才子列爲重。或投芋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啣尾屬柳。視之蔑如也。卽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卽未復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遊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可當吾世。

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桺旣歸宗伯。相得歡甚。題
花咏桺。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桺。擊鉢
之頃。蜜箋已至。風追電躡。未嘗肯地步讓。或桺句
先就。亦走髮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
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
髯百尺。桺未能到。桺幽艷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
媚媚。宗伯公時亦孫之。於時旗鼓各建。閨閣之間。
隱若敵國云。宗伯於桺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桺君。
吳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
通。晚歲多難。益就窶蹙。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

豪黠頗心易之。又嗾宗伯公墻宇孤峻。結侶伺覺。丙午某月。宗伯公卽世。有眾驟起。以貴逋爲口實。譟而環宗伯門。搪撞詬誅。極於醜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榘夫人於宗伯。易箆曰。已蓄殮意。至是泣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榘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榘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明日郡邑得牘。又聞榘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聞殺人罪。皆雉竄。兎脫不

敢復履界地。搆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之。爲用匹
禮。與尙書公。竝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
誄美之。至累帙云。

東海生曰。柳夫人可謂不負虞山矣。哉。或謂情之
所鍾。生憐死捐。纏綿畢命。若連理梓。雉朝飛。雙鴛
鴦之屬。時有之矣。然柳於虞山。豈其倫耶。夫七尺
腐軀。歸於等盡。而擲之。當侯嬴以存弱趙。杵臼以
立藐孤。秀實以緩奉天之危。紀信以脫荊陽之難。
或輕于鴻羽。或重于泰山。各視其所用。柳夫人以
尺組下報尙書。而紆其身後之禍。可不謂重與所。

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聞擇所從者。卿月仙齊邱散花女，得所從矣，而節無聞。韓香幼玉，張紅紅，羅愛愛之流，節可錄矣，又非其人也。于秋香，躅惟張尙書燕子一樓，然紅粉成灰，尙在白楊可柱之後。夫玉容黃土之不惜，而願以從死之名，爲地下慮荒矣。微曰：舍人泉臺下隨，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于尋之操，或以一念驟生平之疵，或以晚節覆遂志赴義爭乎一決。柳夫人存不必稱，而沒以馨，委脫如遺，豈不壯哉。

張山來曰：前半如柳，菊花笑；後半如笳，響劍鳴。

柳夫人可不死矣

換心記

徐芳仲光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卞急、家故饒貲、而不諧干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儻、呀唔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悲、有遠宗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予、無爲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憚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卽魯

不失田舍翁。奈何以此相強。翁曰：然。退而頓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趣治具，餞師而私覓大槩。靠壁間若有所待。益公恨進士辱已，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毋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閤戶籌議，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挫其胸，劈之，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為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其之。

歸而就死。師歎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逃夜來夢，師即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掣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子某爲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來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而神應之，進士之奇穎，進士之

奇。愚。逼。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疾。疾。者。也。或。曰。今
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一。碎。其。胸。剖。之。易
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汚。者。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
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假
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
若。忠。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
可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
其有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爲自換其心
也可。

秦淮健兒傳

李漁笠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于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喏

咄笑鄉人閨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
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撲裂眦。曰：功名應赤
手致。馬用璫璣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鬪，諸
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
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爲人牧羊，每竊羊
換飲，詐言多岐。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
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
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
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于庖丁。民家有犢，
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

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匹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言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歎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

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
醵于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
名不傳，向嘗豎功于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泗
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
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
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
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
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子亦泗
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
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予服弓矢，善泐拾乎。

後生日習矣而未閑。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
及。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日。物自有
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鶯。喚空。後生一
發。飲羽。鶯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日。君腰短刀。必
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
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
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
籌腰問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
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
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

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
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
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
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
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于
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邨
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慙慙欲死一日春
風淡蕩有數少年素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
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宛若無人
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借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

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哲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末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尙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于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壁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努目曰、物爲人攫而不

袖

能復還之。又不政取安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雞黍爲懽。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眾乃止。時爨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盡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劔。砍有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

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稗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事與此相類。甚矣。無謂秦無人也。

山東四女祠記

黃始靜御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鎖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治少間。風息。臥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憩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闐如也。庭一碑。藤蘚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

而龍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盪而已中坐像
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媪白髮高髻咸非
近世飾獨兩旁侍坐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
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
剝蘚拭其文訓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
時地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
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爲四女
愀然曰父斯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
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疑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
其矢不嫁以侍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

家周秦以上書博覽輿義如大儒聞則行善事德
化治於鄉里庭前古栢樹葉生龍爪樹身生鱗金
色燦然鄉里咸駭異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
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媪及四
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
也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攷東
國輿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
得之於荒涵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
者槩不乏云

張山來曰昔漢緹縈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

祇一人耳、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猶爲僅見也。

魯顛傳

宋一是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襪、襪中圓一孔、下體着絮厚襪、汗重染、不易也、鬢飛蓬、足跣而跳、手一詭、詭習顛、顛俯首則詭昂鼻息相、接以爲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隨之、顛卽跪地、展襟、頭出中孔、伸縮係、詭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堅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囊、索然、顛喜酒、酒鼻飲、羣兒願觀、顛鼻飲多、就家索

酒酒顛也。夜倒懸橋梁。或城女墻臥。身身焉。橫江
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
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
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
無問。多寡。予顛顛亦食。輒盡。問顛浴乎。曰浴。然殿。
入卷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水面。飲前浴人坑。
不更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墻。則懸足架上。垂
首。詎夜分。人定。卽溺。人乘顛起。入問之。顛語。莊微。
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吳越十餘年。
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市兒數。

百諱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久以爲
惑民繫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山
復見顛曳杖蹠蹠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
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爲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爲
顛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爲倒臥亦無不可

林四娘記

林雲銘 西仲

晉江陳公寶鑰號綠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
翁事夜輒聞傳桶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
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
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

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
公署汝何方妖魅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覓
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
曰檄兵格我計何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
名守門抵夜鬼却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
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嬰跚於地冷氣襲人
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檢轂中矢又無一存者
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眾兵頭面掠過亦
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營
中時臘月歲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擢去今

檀衣禪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旆鬼笑曰
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衣
日神巫慙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礮擲瓦晨昏不寧
或見堵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忠焉嗣余有
同年友劉望齋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
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
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猙惡
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卽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
則一國色麗人雲鬢艷粧孌々婷々而至其衣皆
鮫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

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
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驩飲
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
其手。過久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
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抵先是陳需次燕
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
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
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
吾言力能。既汝京商。素不信鬼。奚曰。汝乃麗人以
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虛舍職業。四娘曰。

廬舍職業何難詳。遵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
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肆去。陳密叩商所爲。
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詩多感
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間有訪陳者。必與狎
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庾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
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
杖責。士人欵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
坐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
驩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
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連帑下獄。我與表

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
疑不釋我因投緼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
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
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
道爲余述其事屬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
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
所不及乎今陳公綠厓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
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
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

人

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
問。終歸變滅。不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靈
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
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
遷。室無空虛。有園高鑄甚固。先君謂眾客曰。
曷不遷入此中。俾稍稍舒眉乎。或答曰。此內有
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及
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現形於迴
廊。曲檻間。徘徊彷彿。如不勝情。人懼其爲祟。故

常局之先君大喜曰審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
求者也遂請獨居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
遣去冀其有遇而卒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
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
罪而寃死者乃能爲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芳 仲光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拏
口陳長者家日尚早小憇門首有頃戶啟一小童
俸盆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
釧也翁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洗妝真盆中而擊

不知。倘主婦索劍不得而疑鬢盜。或持之急。且有
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鬢累。以至不
測。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
訶責。斯須前鬢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
抱。問故。鬢擲愈力。曰。主婦失劍。而枉予盜。予何處
得劍。與捷死。正溺死。翁曰。然劍在毋恐。乃出諸袖
中。俾持入。且曰。待子于此久矣。鬢入報。主婦以爲
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
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爲我
任茲。否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

則又使出入市買徵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鬻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受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橐漸裕。而所娶鬻生數子。皆穎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產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鬻與子歸。灑口爲素封家。享年耄耄。孫曾輩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文人之盛。與陳頴云噫。一乞人得金銀。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爲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存廉。

也。逆計主婦之意，責鬢鬢急且死，而候其出救之，以白其枉，而脫其禍，仁也。救鬢得鬢而免於乞，知也。使翁匿鑿而往，十數金止矣。率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逡巡戶外時，豈嘗計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礼義，據地豪盛，長喙鉅距，擇弱肉而食之。至於冤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有之矣。况彼遺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賢，卽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深諱，而子暴之無乃不可。

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遺，關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謹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石操葬悼下祀，檜之流乃真乞人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也。

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蓋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卽

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屑爲倡。偃隸。卒不肯爲
機械以攫人財。不得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至
一王翁之高行。則又爲此由勸楚矣。

雷州盜記

徐芳仲光

雷於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
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併殲其從者。獨留其
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詭爲
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
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
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屢否者。雖

至威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叻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且日飯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大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着擬起爲宴。而伏甲發。就坐。捍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不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云。東陵。

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卽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間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貨者哉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花隱道人傳

朱一見

近修

道人姓高氏名暉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徙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焉能以已意斷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曠曠然者

奔去羞與伍慕朱家郭解爲人尙俠輕財急人困
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長道人知
既事蹙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援手
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
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闕帥鱗集江上爭
羅致道人幕下道人知事不可爲蟻伏白汚卒得
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
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
深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
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不

大布衣、犂冠、草屨、曳杖、離落間、挽漁父、牧兒、與飲、
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
歲大澇、居沉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
支遁見譏、取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爲不然、笑、
走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鍾撥、瓦礫、結廬、數、
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婆娑、偃、
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有、築匡牆、圍地、數畝、植、菊、
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腳、善橐駝之術、道人、率之、藝、
概、澗、灌、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寇菊、顛者、秋有、
白哲、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爲、渠、魁、他、

蟲種種咸治無救。道人察其患善而保護朝夕。故
菊茂於常。如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
如星。蓋也如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
元酒。其香如麝。藟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
堂。堂如肆。進來如織。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
額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爲高公
旦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謂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
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見
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嗜然笑而不言。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類多高人韻士。而菊

則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蹈襲淵明一字所以爲高

虞初新志卷五終

虞初新志卷六

小嬭嬭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張南垣傳

吳偉業駿公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闡壤。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劓顏刻字。鈎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

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鈎
巾棘屨。殆數折。偃僕入深洞。捫壁投鏹。瞪盼駭
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峰造
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
而致也。况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趾。五
尺之溝。尤而効之。何異市人搏士。以欺兒童哉。惟
天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
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
乎竒峰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
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

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平。處。大
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
洫。易。以。曲。岸。迴。沙。遽。闢。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
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
湖。蕤。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
可。乎。華。亭。董。宗。伯。元。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
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峰。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
畫。脉。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
應。者。用。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
肥。而。短。黑。性。滯。稽。好。舉。里。巷。諸。媿。以。爲。撫。掌。之。資。

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
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
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
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
李工部之橫雲虛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
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
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
隨皴隨改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花一竹疏密
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着屋屋未就又思其
中之所施設廳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

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在情自用不
得已斲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
意也君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
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
側峰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
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曰
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治不假斧鑿甚至施竿
結頂懸而下綫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
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
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

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礮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冰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

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請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張山來曰：蓋山壘石，另有一種學問。其胸中邱壑較之畫家爲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疎密險易，可以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

其有餘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猶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况畫家所長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烟雨窮愁字面。在詩雖爲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佈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

苞

望溪

杜先生界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畧薊遼。置酒別親舊。會

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况儉穀乎？吾見客食皆罄，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饋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忽饑勞，不能以身率眾。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昂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

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草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已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懷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繫乎有間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疾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畧先生客金陵習明季亟前輩遺事嘗

上

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園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士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牋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

伴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諾旦顧
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
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公公繫
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
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
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
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日起盥漱更衣謂僕
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
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
章始出就刑其卷藏台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

色無何歸某官帶自成破京師請其夫能死我先
就縊夫不能用諸在縉仕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
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爲千古第一流人物
覺閔仲叔之不父猪肝願叔子之蒸盡搯屋尙
未免爲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
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朝宗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
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

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
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
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
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
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
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
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
羣臺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
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
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庶

僕

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之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歎。歎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聞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

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
苛深託諸緹校。訶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
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
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
人耳。老僕乃偽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
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
偽。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
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
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
曰。老僕嗜飲酒。今固財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

酒以儆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在僕
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
拜司徒公曰：非公糾法，乃軍中欲請之，以歡忠
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尚則有
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
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
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
惡造業，當不一而足矣。

五人傳

吳肅公 晴巖

天啟朝逆瑞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卹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太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刁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日爲約婚姻奏炙酒累日乃去瑞聞之怒瑞所

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好人削籍蘇固已人人
目攝矣天啟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口復坐
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
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
使至蘇吏部慨慷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
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韋曰馬傑曰沈揚曰楊
念如曰周文元佩韋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
父兄賈而獨以任狹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吐
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怒顧
莫敢先發佩韋於是燕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

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諭或泣或切齒詈
或搏頰讎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醵金爲醴或趣裝
走京師搥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
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
心怒矣吾徒當爲謁幽臺以釋眾怒又謂父老毋
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
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瑞私人也
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章
率眾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
餘人會天雨陰慘書賻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林裔

履屐相躐泥海沒脛胼吏部卑肩與眾爭吊吏部
枳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章等大哭聲震
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
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鐺鈕鎖諸具眾目屬哽
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
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
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
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吏部
無辜徒以口舌贖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
部再生之曰卽明公不朽之年卽不得請而直道

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鱸張周無以對。而
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鷺不以
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
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閭門。弊衣人。揚故牙僧。皆
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者也。蒲伏久之。麾之不肯
起。緹騎怒叱之。忽眾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
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
手銀錙擲階。若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韋
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譴。而吏部與人
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

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營之傷其額。文元憤眾亦俱
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眾羣擁而登欄楯。俱折。脫
屣擲堂上。若矢石落。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
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憊。悞出不意。皆跟
踰走。一匿署閣綠桷。桷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
踰垣。仆渚中。蹴以屣。腦裂而斃。其匿廁中。翳荆棘
者。俱搜得。殺之一。鷺吉皆走。匿王節等知事。敗而
當眾氣。方張時。卽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
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
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郛。執市人撻之。郛人聞城

顏佩

五

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府。擠水中。次日雨霽。卿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鷺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梟聚眾者。誰爲熱香。號泣者。誰爲驍雄。賈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眾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一百爲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白承曰。我而戒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擊。其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出。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大。宋水溢。而廣凌人則

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
吏部來忽不見庭并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
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卽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
蘭刺血上寃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卽所
夷陷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表之至今
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
魏逆威談所悞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爲極
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爲
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

彼而於此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請覓淨一
大白

蕭洞虛小傳

傳古衡

今蕭非簫也蓋古尺八。近予臨川車哀擗其巧。今
世稱洞虛子者是也。袁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
比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于竹。凡竹之屬皆善。
而最善者竅尺八也。日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
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
彌甚至妨語食。剡剡刻刻鏤大變舊法。晝則操造水

消壑石。或人幽岫。林樾蒼蒨。中當月野。霜庭鳥
昨。蟲醒之際。啟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
舞。拍牀罵前人。聾鈍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
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絹。自是洞虛
子。簫聞天下。顧產。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塲。家居
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
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旨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
時澹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間詔次罵坐。眾欲殿
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歡。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
爲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

人也。其簫表裏濯治得議制之妙。無瑕聲。無累氣。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煙樹。人物花鳥蟲豸。襍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竹至千尺。取十一。蓋有柯亭嬰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以斤鋸自隨。圓公林監。或訛病之。好事者賞其僻不問也。子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入景分時。墮間題詠。臺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嘗置酒倚琴而吹之。田謂子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且言人品。廋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虛簫。寧稱子山文乎。

袁大喜，遂別琢一枝遺予，彤以一丘一壑，一觴一詠而題其上云：青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子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袁乃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晚勿居中而徑往。子愛其聰巧絕倫，戲爲簫洞虛傳，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簫，其貫綸處此近後而斜，晚無居中者，其殆皆本于車君耶。又曰：黃九烟

先生爲予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詭異時而衣
大袖紅衫如豪富公子時而破衲襤褸如貧乞
兒子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楹几
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竅長四五六寸不
等裂片楮三四寸許者書簫譜約三十字堆
滿几案翁衣貉裘冠狐帽如營伍中人語操北
音予請貽其技乃以鐵簫者三其二制與常簫
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
約長二尺餘口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荅云竹
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剝竅耳予簫譜止

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尙有鐵琴一。今在真州。未携來。不能爲君奏矣。學子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簫而愈。制府某患齒病。予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爲余言。今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裂。恐反增疾。予則純以霸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予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霸爲王。謂王爲霸也。因讀簫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曹射陵

海寧陸冰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

子者。生七八歲。父亾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卽能以
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束冠聘某氏
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
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
又卒亾矣。若之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
其何以自終乎。子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
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
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
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
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

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見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于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

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曰：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牛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爲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張山來曰：予嘗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爲鬼之事，而鬼能爲人之事也。然世之齋志以歿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爲厲，豈真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不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

其志可以爲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履莊小傳

戴 榕 文 昭

黃子履莊。予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卽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爲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來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板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黷。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

記其作雙輪。小車一輛。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爲真與僞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鳴如畫眉。淒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叩其從來。亦竟無師傅。但曰。予何足奇。天地人

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曠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爲源，而且爲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民也。夫是之爲至奇，予驚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予處，予嘗紛然談說，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觀其初思，求入亦憂憂似難，旣而思得，則笑舞從之，如一思礙。

而不得必擁衾達旦務得而後已焉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喜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年月日時與子生期毫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附奇器目畧

一驗器 冷熱燥濕皆以膚驗而不可以目驗者今則以目驗之

驗冷熱器 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別氣候證諸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有專書

驗燥濕器 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

濕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晴。

一諸鏡。德之崇卑。惟友見之。面之妍媸。惟鏡見之。鏡之用。止於見已。而亦可以見物。故作諸鏡以廣之。

千里鏡。大小不等。

取火鏡。向大陽取火。

臨畫鏡。

取水鏡。向太陰取水。

顯微鏡。

多物鏡。

瑞光鏡。製法大小不等。大者徑五六尺。夜以一燈照之。光射數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則遍體生溫。如在太陽之下。

一諸畫。

畫以餘觀。或平面而見爲深遠。或一

面而見爲多面。皆畫之變也。

遠視畫。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畫。

全不似畫。以管窺之。則生動如

真。

上下畫。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

三面畫。一畫三面觀之則成三畫。

一。玩器。器雖玩而理則誠。夫玩以理出。君子

亦無廢乎玩矣。

自動戲。內音樂俱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

然。

真畫。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

燈衢。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

如至通衢。人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綿。一望數

里。

自行驅暑扇。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木人掌扇。

一水法。農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

爲諸玩作水器。

龍尾車。一人能轉多車。灌田最便。

一線泉。製法不等。

柳枝泉。水上射復下如柳枝然。

山鳥鳴。聲如山鳥。

鸞鳳吟。聲如鸞鳳。

報時水。

瀑布水

一造器之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目

中所列諸器。有非尋常斤斧所能造者。作造器之器。

方圓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通乎其術。今又有黃子履莊。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於彼。祇因不欲以技藝成名。且復竭其心思於富貴利達。不能旁及諸技。是以巧思。遜泰西一籌耳。原本奇器目畧。頗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斑云。

虞初新志卷七

小嫻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 滅齋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閔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救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

念凌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絃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此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救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卽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卽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襪，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在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

而屋中乃僞一尸。辨之鄰錢翁沈。姬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躐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檻視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姬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槽。第安所得。匠憶眾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踣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耜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

帝宮。宵無人。三口。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磨厝翁。媪及匠。而痊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採舴艋。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

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
德藉君庇以分祚貺浮萍斷梗或與幸一遇乎言
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不相得也抵貝
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
戚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
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
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
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
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味味
至此實不持盈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

閱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
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傍僅
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以在是矣。某
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僑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
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救金事。或可圖歟。曷疾
去。戚乃尾其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
書。書誠工。某公旣善其書。又閱其遇。施十金。某頭
踰攜戚。至某標。却總旗所。却他出。却婦曰。誰耶。戚
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
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

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戚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兩婦安得兩金命聞者榜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某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成往刳訶於門劫方立毬場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讒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詐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

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味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諸訟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咸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益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

南也。遇即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即妻王氏爲某標。郝攜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蜀，存成某第。見成所揭示，故遽報之。成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成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成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妻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成德其覓婦。小人即除馬通，婦括與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即趨張所，成亦隨成往。張

見成許納出甘金子成券券成成以金予戚戚曰
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
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聞當具
以語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頭
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賣十金耳
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
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卽隨手逸金盡
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爲
我覓妻妻得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愧於成
矣張頷之納金令兩亦覓所在來語子母獨恃子

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遇壞牆聞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墻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一戚三郎妻王氏卽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戚乃攜子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憫之張卽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耶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

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
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
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
選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浼郝
言之曰邑陌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帝
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眾無一贖
始贖卽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善夫
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
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
張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泫

潯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剝，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予我，我老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咸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尙

需乳耶。戚遠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嫵。將軍不復甚慙。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換奕，實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賞，族子利之，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與其歸。戚子亦因

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其
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
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以紀之戚盡鑄於
祠右

張山來曰、關帝能宛轉嘿佑戚、卽則曷不于其
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救當有難、有不可免
者耶、又豈必待祈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
帝佑也

紀周侍御事

陸次雲 雲士

明天啟時、御史周公宗建、屢疏擊魏闖、奪職被逮

垂楚至不能出聲許顯純向公厲聲曰此時復能
嘗魏上公不識一丁否卒斃于獄六月沉獄七月
還尸家中訃音未至有清江浦舟子接一秀士許
以一金雇舟問其姓氏自何所來曰我周季侯自
京師來又問吳中被逮諸公狀醜蹙曰俱死矣又
問魏監曰伊罪惡貫盈不久顯戮矣至吳江入門
不出舟子呼之家人出詢知其故曰季侯吾主人
也赴建在京安有此事喧鬧間夫人急出曰良有
是事昨夢侍御還家備言死狀且云上帝鑒其忠
直俾爲神吳郡舟子許其一金爲我酬之勿失信

也。出金與之。舉家環哭。舟人亦哭。曰：吾得載忠魂。生平奇事。肯受金耶？夫人曰：侍御生平清介。汝不受。直非其心也。舟人拜領而去。

姚江神燈記

宋一是

近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爲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爲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暝抵廟。登山嶽。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于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加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萬億。熠熠往來。不可

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
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
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
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
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頽
若有所矇，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效燈合
爲一，或一分爲數，或迎風疾行，欲反向而熾，或徐
行則歛，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
獨然幽處，若寒臆，熱燈芾芾然，或高在山半，若懸
竿，或出江間聚葦中，若思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

丙。熱。脉。燈。下。若。有。二。不。影。喞。喞。者。問。語。聲。而。貴。無。
悟。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越。眇。則。無。有。其。人。回。眇。余。
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
其。神。耶。非。神。耶。以。余。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
天。地。貫。古。今。無。平。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
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曠。索。隱。採。
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
立。凝。睇。而。不。知。所。繇。然。求。爲。博。物。君。子。不。其。難。耶。
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
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

同游者爲年友湛侯子君進及密沈葉三君俞秀才咫顏余門下士

張山來曰吾鄉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檄召諸鬼鬼火羣起倏合倏分其文乃韓國公李善長讀書山中時所撰久之其板焦漫至不可識道士別鐫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讀燐火復熾迄今每遇醮壇則新舊二檄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紀盜

楊銜選 聖藻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虞。旨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盃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爲饑惡報怨。不得已而爲之盜。而名士盜亦竒矣。南城蕭明彛先生。家世爲顯官。厚其貲。庾於田。時當秋穫。挈其愛妾。別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啟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爲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面南向。執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

一爲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
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曹處私伺先生
宴連飲十三岸觥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記惟
先生文爲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盜魁力止
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餽相啖食
先生爲之陳庖厨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
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
昨有四百金稻穀價惜來遲耳今早已送之城
中此所留者僅羹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
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右疑有埋藏者

盜魁曰。此先生真實誥也。不須疑。啟其篋。如燄夜
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爲先生起
舞。解長服。甲鎧繡鮮。金光燦耀。奪人目。拔雙劍。起
舞廳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迹其狀。如項莊鴻門。意
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盜益重。先生
自啟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
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週書幌曰。此牕。禱宜向某
處。上下。此樓。宜對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
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
得此筆筒。中舊置網巾。二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

賢爲者。曰烏用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
有美人一幅。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
有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宜
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邀先生送。先生強留。曰若
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
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
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生出走。
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櫓而去。語作吳下
音。嗟乎。盜而如是。可以常盜日之哉。吾恐盜虛聲
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濫於文也。謂之曰。

名士之盜

張山來曰、有盜如此、卽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雖然天下豈少此輩哉、獨恨蹈其實而諱其名、且所欲無厭、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化虎記

徐芳 仲光

年來予鄉多虎、噬人甚眾、及行脚歷問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鏞所不及、或曰所在猛兔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西

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耒耜，奚蕪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密尾偵其所往，則見入山林中，祛衣樹樹，隨變爲虎，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旣爾逗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簡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

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燕郡
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開
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愛冊泣拜，因告翁曰：此
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
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
過各啣一衣，虎跳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
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卽李微輩，卽皆易皮
換面而去，未有溷處人中者。三子者，且帝旣以傷
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
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

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既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既虎矣。奈何列翁名冊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之變。雖負恩之大。至于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爲。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來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當死於虎。則僅足蔽其本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設彼不當死于虎。而三子在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未免而已。先懼于法矣。將若之何。

義犬記

徐芳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橐金可五六百
偶過中牟縣境醜道左有少年人以挺荷犬至亦
偕憇犬向客呶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
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挺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
以沙葦負橐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
却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呼
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
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
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

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噬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緲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于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橐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無恙。太感動。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庾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觀。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肆。猶

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
攝。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
難。而規畫疎畧。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
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
賊角。糜身巨挺。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無補。啣哀
茹痛。疾走控額。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
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于何索之。寃雖達。賊不可
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
可訖。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

目甲而後走訴之已落吾殼中而後奮怒於一喘
而讐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襪可以
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
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至子房豫讓請人所不
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狷訟公庭旅走數千里
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
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
下事何弗辦焉予旣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大也
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

事爲尤奇也。○又曰。大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
心。設墨吏當之。此金尙能歸客之子乎。

奇女子傳

徐芳 仲光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潭兵圍南
皆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
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昵。已生一子矣。
亾何校家。漸落從軍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
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
遺貲良厚。富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
夫死妾擄。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徙

而之此妾與夫何患不富乎妻艷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何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送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絳戀不肯妻憑愈力乃釋曰釋笄薙辨韠袴腰弓乃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馘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搗家門大叫夫從臚鉅閫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敵出里老教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

婦敵

不闕公等門啟。婦歌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此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偃僕前。謁伏地。不心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邑日試認之。夫謝不敢。則曰。微睨。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闐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畧。相率爲詩歌美之。皆曰。竒女子。竒女子。云。此甲午年事。論曰。易有之。婦人之義。從一而終。郵亭之婦。以引

腕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膏隱忍驅掠爲厮養生
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而其則曜
之所遠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幗婉弱異地飄墮以
數千里兩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謫謀幻出耳耳
象檻之中颺翻絲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克維
若折朽其姿智沈勇有壯男子不辨者矣彼臺榭
之假手虞侯樂昌之乞憐牛鏡奄奄氣已視此孰
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奇不可也送盱郡之夢里
中有長年爲卒繫駕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
膏首衽服笑語吃吃無有幾微慘悴見顏面者長

年退而歎息。而其村少婦歸一弁。夫問白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讐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念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廝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爲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艷其妻。想奇巾幗。而介冑。臆奇夜醉。駭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踞而駭之。而後

慶初新志
吳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
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與

張山來曰屈菴之論備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
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借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口口畢口口阮爾詢等題
爲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卽
正法牽連叛犯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
給配象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
入後父王姓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鑿儀衛

葦退於廿三年。將身賣與鑲紅旗佛爾海佐領下
厄爾庫家。據幼聘王氏。供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
兄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尙存。不忍卽死。守婦
人從一之義。匍匐千餘里外。以圖完聚。是女子真
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之供。我雖一窮巴牙拉。無
人供役。價買李殿棧。因隻身不便。使喚復買婢蕭
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僕身價。情願
斷出。不忍折李殿棧。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
前後二婚。悉候發落。輕財好義。此巴牙拉真有義
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

擣一女子遠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
番驗過已得真實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鄰王氏
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情所
難得者此皆我

皇上至德浚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
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
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事外者臣
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
但王氏貞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
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厄爾庫之供情愿斷

上

屬

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

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備述其情事。本未合詞。士聞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經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固爲難得。而巴牙拉厄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索身價。尤屬義舉。予故亟表而出之。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袁今此疏三君聯名。因仿其例。稱阿畢阮云。

虞初新志卷七終

心在

合

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合' and '心'.